

嘉祐集

嘉祐集卷之七

六經論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
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
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
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
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

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
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
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
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
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
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
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

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交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
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
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
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
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
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
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
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
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
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
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
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不
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可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

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
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
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
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
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
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
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
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
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

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
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
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
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
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
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
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
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末焉已
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

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
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
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
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旣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

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
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
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
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不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
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
爲諱去其鴆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
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
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
而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

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
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使有
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
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
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
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
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
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

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
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采芣
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詎譴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
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
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
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
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
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

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